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seal]

毛詩注疏卷二十五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大雅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音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内召公召伯皆同

疏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

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下之總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為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云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

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諶誠也箋云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音義之辟必亦反注同沈云毛音婢益反辟四亦反本又作僻注同歛力艷反駁荀閔反本亦作峻邪似嗟反烝之承反諶市林反鮮息淺反注同道音導本亦作導疏正義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為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歛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為政教之

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冀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傳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託耳其時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摠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辟君釋詁文箋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辟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辟取此箋為說也疾病人矣

威罪人矣者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舊法也傳正義曰諶誠釋詁文箋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為盡然之辭鮮克為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

是在服傳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傳天君滔慢也箋云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惡音義禦魚呂反掊蒲侯反聚斂也徐又甫垢反好呼報反朝直遥反下朝廷同滔他刀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嫚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疏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嘆之故穆公假為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

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掊好勝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為惡言比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為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傳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為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倍即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循官又委任之也箋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以畏彊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

誦自著巳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托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是句四言曾是其義為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曾者謂何曽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為慢也箋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為德施行為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為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為之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傳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為惡者皆流言謗毀

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内侯作侯祝靡屆靡究傳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且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音義懟直類反攘如羊反宄音軌作側慮反注同本或作詛祝周救反注同本或作呪非屆音界究音救疏正義曰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爲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衆懟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爲姦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内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爲是詛維爲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求信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彊禦衆懟爲惡之人作爲

流言謗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正義曰對遂釋言文箋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為汝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衆懟為惡者懟為狼戾戾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禦衆懟之人不但狼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盗攘竊為姦究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内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内則執事者亦在内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内故云式内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盗竊則總名故箋以盗竊配之傳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别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為詛故言作祝詛也屈極究窮皆釋言文箋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為維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

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為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明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傳炰烋猶彭亨也箋云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無卿士也音義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亨許庚反逞勑領反背布内反又蒲妹反後也陪本又作培蒲回反疏咨咨汝殷商汝既正義曰言文王曰

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於中國斂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為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為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指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正義曰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故知斂怨以為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為有德而任用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二十一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傳義宜

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傳使晝為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為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傚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音義湎面善反徐莫顯反飲酒齊色曰湎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愆本又作僭起連反號戶刀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譆或一本作或號或呼俾必爾反使也本亦作卑後皆同沈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為之為于偽反疏正義曰上言任非其人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為耽荒如是天不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

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讙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此所以大壞箋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湎為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為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傳蜩蟬也螗蝘也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箋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

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傳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忕於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音義蜩音條螗音唐沸方味反蟬市延反字林云蟪蛄蝘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蚰蟟青徐謂之蝭蟧楚人名之曰蟪蛄秦燕之蛉蛈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沓徒答反近附近之近又如字注同奰皮器反舊音備覃徒南反忕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好呼報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如螗之鳴言其讙譁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噂沓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

遠王初畏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傚之此畏然
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人鄉言其惡化之
廣也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
其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正
義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
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
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螗一名蝘蚒字林蚒或
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螇螰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箋
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螗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
如蜩螗也沸無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熟則傳故知其
欲熟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此笑語禮有燕笑語兮但
不得沓沓無節耳傳正義曰言居人上者如傳此言則
以尚為上由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
民從已之行箋正義曰殷紂之時者以言近喪紂實喪
亡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
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欲

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倣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爲文之次也傳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贔屓以流河曲則贔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爲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贔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

庀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音義庀音戸　疏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為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為戒自改悔乎箋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即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莫無也者以莫爲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傳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本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殷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為戒音義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反撥蒲末反仆蒲北反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見王如字言可見蹶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夏戶雅反注同疏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欲將顛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為鑒改修德教故

也傳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絶耳箋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為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絶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絶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為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云自警者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亡音義抑於力反密也警居領反疏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王之為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而言之箋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

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為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情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顧申己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為未然之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卽當杜口雨無正之篇鄭為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己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為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為惡恐禍及己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為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内如宫室之制内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肖然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傳職主戾罪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為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也音義哲本又作喆亦作悊陟列反智也下同則知之知音智疏正義

曰此時厲王弭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為德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為廉隅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為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為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為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為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為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濫刑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為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行為然也箋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緜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為稜廉是外有廉隅也宮室

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正義曰職主戾罪皆釋詁文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為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傳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云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云則法也音義行下孟反注同倡昌亮反道徒報反

本亦作導下教道同訏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漠音莫為于偽反篇末今我為王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賢人不用毁儀侔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為國無彊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所以得賢則彊者以此賢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以教訓者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為彊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為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為圖為異餘同傳正義曰無競競也者以得賢則彊而云無競故知反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為教也釋詁云梏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箋正義曰競彊釋言文傳正義曰訏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箋正義曰猶圖也者以命既是道

故以猶為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箋云于今

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于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傳紹繼共執刑法也箋云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倣女所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

音義覆芳服反下覆謂覆用并注同湛都南反注及下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共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市志反倣戶教反索所白反

疏正義曰上言用賢可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用賢之故而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

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不暫於今時何故弗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廣求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箋正義曰與謂舉而用之故為尊尚以覆為傾敗故云傾敗其功德傳正義曰紹繼共執刑法皆釋詁文唯彼共作拱耳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傳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自率引為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夙

興夜寐洒埽庭内維民之章傳洒灑章表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治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蠻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音義淪音倫洒色解反注同又所寄反埽素報反庭音廷灑色解反逷他歷反沈上益反復扶又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本或作率疏正義曰毛以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幽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為而下此災異王將自絶於天如彼泉水之

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至滅亡也又告語羣
臣以自警戒王既為惡汝當行善無相牽率為惡皆以
滅亡既不聽為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脫夜而寐
洒埽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為表憲文章又戒
將帥之臣當修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
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
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唯用此
以治蠻方之外者不服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遹率釋言
文箋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詁文天道遠人道
遹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
之為災所以譴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
復以災告之令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
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
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
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為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
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共

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故為灑謂洒水濕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為之表憲故云表也箋正義曰章文章法度也者申傳為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為民之表也戒之使為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埽之人令埽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卿也傳正義曰逷遠釋詁文箋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逷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逷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為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為中國七服以外為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為中國則用剔蠻方為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也掌主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為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

人不必獨戒司馬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財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脩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畿以外為九州之外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傳質成也不虞非度也箋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趍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汝萬民之事慎汝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傳話善言也箋云言謂敎令也柔安嘉善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傳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音義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話户快反玷丁簟反沈丁念反說文作刮鑢音慮復音服又豊服反本亦作覆疏正義曰此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勸汝為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須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缺損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隨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傳正義曰釋詁文

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為成箋以為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鄉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爾萬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為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為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言謂教令也者以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鄉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云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為重故特殷勤之孝經重述法言亦此

類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傳莫無捫持也箋云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傳讎用也箋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箋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音義易以豉反注同捫音門䘸

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䘸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靡一本作是疏毛以為

出言為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

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特須慎之必

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荅之言王有善德人必報

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

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衆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

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唯以雝字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其舌是手持之也箋正義曰由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皋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泰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為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傳正義曰相對謂之雝雝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讐為用箋正義曰箋以用非讐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讐報物價釋詁云讐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讐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荅王也武王謂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子幼稚之稱故為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無不及矣繩繩戒釋訓文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傳輯和也箋云柔安
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
顔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傳西北隅謂之屋漏
覯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
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
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
隱也禮祭于奥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

祭之末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傳格至也箋云矧況射猒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猒倦乎

音義：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脇本又作胎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闔反諂勑檢反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近之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相息亮反注同娓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魯豆反覯古豆反奧烏報反西南隅謂之奧饌仕眷反扉扶味反隱也沈云許慎凡非反度待洛反注度知同矧申忍反射音亦

疏：正義曰上勸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忠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脇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進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

之心不慙媿於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媿之人女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為此慢以神之明必見汝矣向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所未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即厭之也箋正義曰此皆以王為文故爾友為王之友爾顏為王之顏也脅肩諂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為文之勢耳傳正義曰西北隅謂之屋漏釋宮文覯見釋詁文箋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為助也又云顯光也是顯得為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鄉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官冪人職掌帷

幕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帟以繒為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幄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為小帳也漏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户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户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媿屋漏者此羣臣雖惰非祭初即倦當有事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其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

也案禮記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奥是謂陰厭尸既餕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為殤唯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有陰厭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隅鄭註云無陽厭者為大夫當有賓尸故也傳正義曰格至釋詁文箋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謖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祀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況今祭末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傅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傅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羊譬皇后

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音義僭本亦作譖子念反注及下我僭同鮮息淺反少也抑直赤反虹戶工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王當法度汝之所為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為人所法則言多為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安為觝觸人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為有德自用橫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為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止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傳解辟爾為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為善則民善之辟爾為德是汝為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

所居之名故為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為人君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譖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正義曰止容止者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為容止此言善往則善來者以經之文是為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逆便而言耳傳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虹潰釋言文箋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觝觸則於物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

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爲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爲無知之辭下言亦聿旣耄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有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傳緡被也溫溫寬柔也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傳話言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

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音義荏而甚反染而漸反荏染柔意緡亡巾反恭音共本亦作共被皮寄反下同忍音刃本亦作刃話戶快反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語魚慮反下面語之同知音智 疏 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荏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緡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為弓明矣亦猶溫溫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為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有其本心言王無本性不可教也傳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為被澤

訓云温温柔也故為寛柔箋正義曰以荏染猶温温柔木猶恭人則言緡之綸與維徳之基互相足維徳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於本性故云内有其性乃可以為徳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箋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啓覺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傳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傳莫晚

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音義於音烏乎音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否音鄙注同臧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挈尺世反攜也撕音西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夙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莫音暮本亦作暮與音餘疏正義曰此又言王不可教於小子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挈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覩之而悟也我又非但對面命語之我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教導之孰而不可啓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幼少也今萬民之意皆持無滿於王謂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箋

正義曰王為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識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冀王有晚成之意即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傳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媿其自恣不用忠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傳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

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為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傳耄老也音義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七感反懆音素後皆同諄字又作訰之純反又之閏反說文埤蒼並云告曉之孰藐藐義角反爾雅云悶也怜音零耄莫報反

疏傳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愮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慨然則慘慘者憂懆憔悴之貌故為憂不樂也箋正義曰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為昊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己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訴其自愬不用忠臣傳正義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諫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悶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曲禮云八十

九十曰耄是耄為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曰述也亦為自也孫炎以聿為自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冀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而皆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是耄則無智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箋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慢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箋云天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箋云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

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匱盡

而大困急音義曰音越喪息浪反韓詩作聿喪忒他得反適于橋反邪似嗟反行下孟反匱求位反

疏正義曰自上以來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為王謀而取譬不為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為政當如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為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斂而使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箋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為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聿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云芮伯畿内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音義芮如銳反國名疏箋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内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内也顧命注芮伯亦為宗伯畿内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内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畢國亦在畿内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傳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傳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箋云殄絶也民心之憂無絶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傳昊天斥王者也箋云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

不矜京下民怨愬之言音義苑音鬱注同又於阮反旬如字又音荀捋力活反注同瘼音莫陰於鴆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作暴同音剝下同爍本又作樂或作落同音洛郭盧角反濡而轉反庇必寐反又音祕本亦作芘同被皮寄反倉初亮反注同凡音況注同本亦作況填音塵倬陟角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疏不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羣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之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耳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愬之倬然而尊大譬喻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為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

矜哀之何為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為慦之上天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陰均也釋詁云毗劉爆爍也舍人曰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為爆爍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陰疎爆爍也劉者葉之稀疎爆爍之意故云爆爍而稀也瘼病釋詁文箋正義曰箋以苑彼捋采為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爍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陰覆病於爆爍謂苦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采之非陰先薄故以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為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傳正義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為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箋正義曰殄絶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憂可與絶已之期今

滋益久長故憂不絶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也傳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正義曰箋以倬為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為上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傳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傳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

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燼者言害所及廣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音義騤求龜反旟音與旐音兆翩音篇本亦作偏泯面忍反又名賓反徐又音民隼筍允反適丁歷反長丁丈反黎力奚反燼才忍反本亦作盡同比毗志反又如字下同廣雅云頻比也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安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旟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滅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乎

有是可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可哀痛也鄭唯以黎為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兵寇者又以頻為比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餘同傳正義曰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春官司常文翩是旌旆行而舒張之貌故重言翩翩也旌旆止則常納之弢中言其行而翩翩是在路不息以旂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夷是齊等之言故為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為盡故泯得為滅箋正義曰四牡旗旐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偏殘諸國諸侯彊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之所以益長寇虐也傳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箋正義曰箋以黎為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燼是燋燭既然之餘以比兵窮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

亡之餘天下之民裔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傳正義曰步者人舉足故為行也事有頻頻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也箋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為行此禍害比比然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傳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傳競彊厲惡梗病也箋云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

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音義蔑音滅疑魚陟反復扶又反下不復考慎同梗古杏反好呼報反爭爭鬭之爭疏傳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靜之義故為定也梗下同病也者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此惡故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不已耳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傳宇居僤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傳圉垂也箋云痻病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

音義慇於巾反樊光於謹反爾雅云憂也僤都但反本亦作亶同卒尊忽反瘠武巾反一音昏注同圉魚呂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彼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慇慇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鄭唯圉為禦寇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宇為居僤亶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僤亶同也箋正義曰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為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傳正義曰圉垂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箋正義曰瘠字從病而以昏為聲是昏忽之病箋讀

圉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
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為禦寇之事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傳毖慎也箋云女為軍旅之謀為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

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音義柲音祕削相略反濯直角反語魚據反難乃旦反下患難同疏正義曰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為軍旅之謀為重慎兵事雖心欲重慎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與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正義曰柲慎釋詁文箋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為軍旅之謀慎為重慎兵事也屬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為人所陵故為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傳正義曰宣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

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箋正義曰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假設拒已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於禍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箋遡鄉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

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鄙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箋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音義遡音素僾音愛荓字又作迸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拼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唈烏合反令力呈反食人之

食音嗣

疏正義曰毛以為王不任賢政教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為之唈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由此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卻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為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四句為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為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以為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正義曰僾唈釋言文孫炎曰心唈也郭璞曰嗚唈短氣也荓使釋詁文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民力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

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
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
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
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其君
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
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箋正義曰肅進逮
及皆釋詁文咆者無風咆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
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
責王不能用善故知莽云不逮者是使之不能及門也
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論語
云從我於陳蔡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莽云
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為進惡故以稼穡為居家吝
嗇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家
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

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於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之惡行者也以厲王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為己作力於民為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也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食人謂出其賦斂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辭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徵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載師倉人之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

聚不言聚歛與此異也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者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貴好之也傳於上文既異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箋云滅盡也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為害五穀盡病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傳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箋云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

力諫諍念天所為下此災音義蟊莫侯反說文作蝥痒音羊孽魚列反說文作
蠥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
蠥恫音通本又作痌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穹起弓反朝
直遥反下皆同與音餘下所行者惡與同疏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
下此死喪亂國之災以滅盡我
所恃立以為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災害之事
降此蟊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斂種之稼穡莫不盡
彼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災如此以致兵亂可哀痛
哉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盡皆空虛是深
可哀矣何謂汝之朝廷羣臣無有欲衆力一心共諫諍
王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乎箋正義曰滅盡
釋詁文蟊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詁文卒盡痒病亦釋
詁文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
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窮盡我王所
恃而立者正謂蟲災為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總五

敎也傳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壻亦此義也穹蒼蒼天釋天文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箋正義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衆也故知靡有旅力責朝廷曾無衆同力諫爭念天所爲下此災也衆力則非一人所能故總之而云靡有者責其無有發此心者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傳相質也箋云惠順宣徧猶謀愼誠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

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箋云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宣猶音義相毛如字鄭息亮反偏音遍下同行下孟反下荼毒之行悖逆之行民之行皆同肺本又作胇芳廢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責王不任賢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徧謀於衆又稽考誠信用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為臣維彼不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為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已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

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無可瞻仰也鄭唯考誠其輔相之行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箋正義曰惠順宣徧釋言文慎誠釋詁文以相為相導之相故為助也秉訓為執猶訓為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臧善釋詁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如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自以已身獨有才智謂衆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已為足無所倚人獨自謂已賢若皇父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已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為善人不如惠君考慎也肺腸五臟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

如惠君宣猷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為文也上先宣猷而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聽此當有民人不聽之意此云俾民卒狂上應有使民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為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衆是不宣猷故箋隨文所反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傳甡甡衆多也箋云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郤迫罪役故窮也音義甡所申反聲類云聚

貌譖子念反本亦作僭相輩一本作相配背音佩卒章同罪役一本作罷役罷音皮疏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今百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處乃見甡甡然衆多者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偶而行以喻朝廷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為今彼羣臣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傳正義曰甡即詵字詵詵羣聚之貌故為衆多也箋正義曰譖僭是偽妄之言故為不信也胥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甡甡者為相親善矣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為相親善之意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是則不能甡甡故言鹿之不如傳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箋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為前罪役是

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為卻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戔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為二故以施政本末為進退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傳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為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皁白言之於正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音義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陰字皆同狂王居況反

鄭求方反為于偽反別彼列反皁在早反疏正義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蔽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過知於方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辨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辨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之刺王寵愛愚人虐而拒諫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傳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民之貪亂寧為荼毒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

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音義迪徐徒歷反索音色荼音徒慍紆運反疏傳正義曰迪進釋詁文箋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覓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為二也顧念謂初即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為官又重顧而昇進之故亦分為二維顧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欲皆是意之所思故云貪猶欲也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荼苦葉毒者螫蟲荼毒皆惡物故比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為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強陵弱衆暴寡也此非民之本性乃由慍恚王者使之然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傳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

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箋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音義大毛如字鄭音泰隧音遂垢古口反疏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為之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為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傳正義曰隧者

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道也箋正義曰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人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傳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暗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傳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傳覆反也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音義敗伯邁反注同應應

對之應悖蒲對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為也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彼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居上而為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為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鄭唯類為等夷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類善也釋詁文箋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為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等也聽言與誦言相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聽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為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民之所為皆效君上故曰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言或者容有不必盡然居上

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用善並皆用惡此惡行以教下民令民效之是使我為悖逆之行詩人善此事者是以形見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惡行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為敗類驗者以善人與惡人為類善人欲教之為善令惡人教人為惡是善者敗也故為敗驗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箋云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

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音義闇如字又音闇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難乃旦反疏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汝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者為惡與言已知其惡也為惡不已如彼飜飛之蟲恃其羽翮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時亦為弋者所獲言貪人恃此詐偽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為所獲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行汝何為反於我來赫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行誅滅箋正義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磋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為弋所獲明

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放縱久無所拘制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誅汝謂知其間隙發揚其罪告王使誅之也傳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為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為民不利如云不克箋云克勝也為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民之回遹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言民之行

維邪者主由為政者逐用彊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

音義

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酷口毒反邪似嗟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上既為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為此無中和之行主為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在上行政為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力為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令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為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相陵由王化然也鄭以為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上信用小人之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以邪僻主由為政競逐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為邪僻也餘同傳正義曰涼者薄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虢多涼德謂虢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為民所主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

不得與鄭同箋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強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即邪辟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主為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為邪辟也故王肅云令民之為邪辟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傳戾定也箋云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

而大詈言拒已諫之甚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予我也女雖觝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音義令力呈反觝都禮反距或作拒疏正義曰毛以為由上非理化民故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為寇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為汝雖言曰此惡政非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為止是戾得為定也毛以職盜為寇為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箋云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音義仍而升反撥半末反行下孟反銷音翦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升篇末注同見憂並如字徐憂音於救反

疏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已身以修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喜於王者之化復

能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為撥亂彌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銷去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為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為二年始旱早積五年謚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

旱百姓喜之之事箋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别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為别人可也烈餘釋詁文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傳回轉也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傳薦重臻至也箋云辜罪也王憂旱而

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音義倬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悁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渇苦葛反篇末同饑音飢又音機饉其靳反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用反下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誠與殺我與同聽依義吐定反恊句正義曰於時旱吐丁反為于偽反下為旱同聆音零疏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

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為天所罰乃使以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已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言其徧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恡牲物又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佑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箋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候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為氣類覩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傳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臻至釋詁文箋正義曰辜罪釋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旱積五年五年之

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僖二

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
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
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令改過修善非為求人飲食而
降此災異於時曾不罪己修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
之望天不為咎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
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
云有幣無牲謂救上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
水旱薦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追止災沴者則不得不
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牲
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於坎
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
禜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
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
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禬禜攻說注云造類禬禜皆有牲
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歳或水旱皆是
上天之為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

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戹固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云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為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

斁下土寧丁我躬傳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為害曽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宫之郊音義大音泰徐他佐反下大甚並同蘊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韓詩作蘊同蟲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爞云熏也郭又徒冬反韓詩作烔音徒冬反殷於謹反或如字雷聲尚殷殷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奠徒薦反瘞於例反埋也索色白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徧音遍耗呼報反韓詩云惡也斁丁故反説文字林皆作殬

疏正義曰毛以為皆述宣王之辭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太甚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蟲蟲然酷

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其潔敬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祭未嘗絕已其祭之禮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則瘞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皆尊敬之我精誠如此雨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佑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佑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土地之國曾使正當我身有此旱乎鄭唯不克不臨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蘊蘊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縕隆隆是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蟲蟲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以縕隆貌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不同縕平常之熱而蟲蟲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蟲蟲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也箋正義曰以雷雨相將燻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取殷其靁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傳正義曰以郊為祭天即此上也上既為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

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因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者鮮靡神不宗之意箋正義曰以言祭事而云宫故知宫為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為之而云自郊徂宫為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絶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别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其餘羣神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傳正義曰丁當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為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耶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箋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

箋云彝倫攸斁斁是恐敗之義故爲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絕禋祀即云從郊徃宮此先言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爲不絕之義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傳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其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昊天上帝

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音義摧吐雷反注同毓本又作矜居陵反業如字郭五荅反霆音廷又音挺一音徒佞反刀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同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雷反又子雷反鄭作嗺子雷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宣王言旱熱已太甚矣不可令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饑饉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怖業業然而憂危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饑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如此何不助我畏

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祖不助已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鄭唯以于摧為嗟歎告困苦之辭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摧是遠離之辭故為去也釋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為戒也業業危釋訓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箋正義曰黎衆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存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傳正義曰摧至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為毛說箋正義曰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為嗺嗺者皆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

病是天意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我遺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為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吁之既吁即吁嗟告困故先祖與于摧共句為文勢然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傳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矣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

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音義沮在呂反炎于廉反本或作惔音同近附近之近芘音祕又必二反本亦作庇陰於鴆反本亦作蔭辟音璧下同雩音于祭名疏正義曰宣王言旱勢既已太甚則不可止卻之矣故使旱之為勢赫赫然既盛炎炎然薰熱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旱熱之甚以此之故今多大衆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既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群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為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不為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傳正義曰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為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

為旱氣釋訓云炎炎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是炎炎為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嘶故為民近死亡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為衆民之命先正百辟卿士也者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又與羣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為民父母但他人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為父母於周則為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為民父母故稱父母故見先祖父母為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偏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箋正義曰不使天雨者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為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言百辟卿

士雩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先祖文武言施忽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熏灼也箋云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箋云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

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音義滌徒歷反魃蒲末反㤥音誡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𤐫同扶云反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熏本又作燻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𤎅子消反難乃旦反遯本亦作遂徒困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聚生此旱魃之神為此虐害旱更益甚也今草木𤎅枯如炎之㤥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於熱暑之氣憂在於心如為火所熏灼於已以旱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遯遯慙愧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愧鄭唯以憚暑為畏懼此暑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此皆為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為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

無也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魃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為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惔為燎也定本經中作如惔如惔憚勞釋詁文毛讀為憚丁佐反故為勞也熏灼俱焚炙之義故為灼也箋正義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為憚使旦反憚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人生魃鬼為加增於前故箋言為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箋云

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共明神宜無悔怒傳悔恨也箋云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音義黽彌忍反又音湎瘨都田反沈又都薦反韓詩作疹恥吝反云重也憯七感反曾也禱丁老反或都報反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神本或作明祀怒協韻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疏箋正義曰以瘨字從病類故為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求上章旱魃之

下故知所尤畏者旱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我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我祈豐年甚早者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以方是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

勞倦也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音義鞫居六反疚音救本或作宄又作究同趣七口反趣馬官名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餗弛式氏反本又作施同縣音玄餼許氣反長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報反賙音周卬音仰本亦作仰下同里如字憂也本亦作痗爾雅作悝並同王云痗病也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訴不得雨此言殺禮救厄宣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臣宜且離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綱紀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

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饑病哉
汝冢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
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困急者謂諸臣
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為者以此分貧恤寡
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王見群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
視昊天訴之云如之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
愁得釋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衆人無人不且賙
給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而不賙給
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群臣俱困不自留以為餘糧也餘
同傳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
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
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
年之穀不成熟也此即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為之曰於
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
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
不懸其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

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得食穀米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總謂諸臣不修者無所修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總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共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之者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傳稱臧文仲處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僖公使修城郭明

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
時而言勸修城郛不是凶荒之年必須修城也馳道不
除者曲禮注云為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
亦云道不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
云人食二釜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
渠之役也言祭祀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
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
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
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
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祭肺則不殺
以人君之於凶年今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云君
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之不盡味大
戴禮云不備牲言不薦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但不備
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日殺之耳非
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
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

去囿獸是亾有大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箋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羣臣為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疾病總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故以此言勞之云倦之以旱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病重言為深閔釋詁文經言鞫哉庶正是總言羣臣又言疾病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下亦是庶正故箋之辭傳正義曰周救也者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為賙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

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羣臣不宜為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為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人亦賙給之權時救其太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里憂釋詁文彼里作悝音義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傳嘒衆星皃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傳戾定也箋云使女無棄成功者

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瞻卬昊天曷惠其寧箋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音義嘒呼惠反假音格沈云鄭古雅反贏音盈幾居豈反為于偽反注同令力呈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上勸以然之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數散所以然者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為我欲存於民困乎乃以安定汝之所居為此衆官之長以其為官之長則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以自安定

王既勸羣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許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安也鄭以為王既賙救羣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意感謂羣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羸緩之時令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法天無羸助我求雨無得懈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是功成故勸令勉力餘同傳正義曰以嘒文連星故為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羸之而不數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羸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為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君子故知見衆星順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為戒勸之辭故

知令勉之助我也又觧度已求雨所以得為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使女無棄成功者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令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於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雲漢八章章十句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

中國名音義崧胥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

疏保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毛反疏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

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馬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為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賜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侯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巢陶益土地洪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其褒賞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褒賞之實也箋正義曰

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為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云申為國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

生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廵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傳翰幹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音義嶽字亦作岳魚角反白虎通云嶽者何捔功德也駿

音峻守音狩本亦作狩夏戸雅反下同翰戸旦反又音寒蕃方元反知音智本或作哲楨音貞難乃旦反扞戸旦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疏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於天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其神祀故佑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為周之卿士楨幹之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傳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為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廵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埆也埆功德也風俗通云嶽埆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埆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傳言

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王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

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兾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幷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髙者葢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有為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幷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髙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崧恒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内最大山者其或崩圮王者當為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博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髙宗伯之注是定觧也或以為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嶽周家定以岳山為西岳不數崧髙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為西

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嶽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嵩高為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為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嵩高非中岳而以嵩為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嵩高故知嵩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嵩高也言高大也是觧衡

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别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别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為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吕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

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總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内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偏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總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偏指一山言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箋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四岳之祀而不辯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爲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巡

守之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廵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岳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為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岳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胄胤也禮謂適子為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者以下章乘此維申文轉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

侯入為周之楨幹之臣謂為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捍禦之宣者播揚王澤故知息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息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觧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臣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式法也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云然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傳召伯名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名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

事傳子孫也音義亹亡匪反纘祖管反韓詩作踐踐任也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專反疏正義曰言亹亹然勉力於德行之不倦者申伯也以其德行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傳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箋正義曰亹亹勉也纘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為往邑於謝故上于為往下于為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為法言申伯以賢入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

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入為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為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為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襃進其爵矣傳正義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名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為事

箋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謝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往營之者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伯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傳徹治也箋云治者

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傅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音義庸本亦作墉音容牧手又反又如字後放此疏正義曰毛以為王既命召伯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將封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伯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於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為城箋正義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

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為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為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彰顯也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者公劉之箋以徹為稅名此從傳為治者以名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為治田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為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皐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說云投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覈其地之肥墝為等級以投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

御為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正義曰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箋正義曰三公有太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僖三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傳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冢宰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成寢廟既成傳俶作也箋云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傳

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音義 俶本又作倜尺叔反藐亡角反蹻渠略反濯直角反沈土學反樊步丹反為于偽反

疏 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說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蹻蹻然而彊壯又賜以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傳正義曰俶作釋詁文箋正義曰亦訓功為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俶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俶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廄庫無所不為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

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説作之次第從便言也傳正義曰鉤者馬婁頷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傳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傳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音義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介音界近音記疏正義曰毛以為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馬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餘同箋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正義曰春官典瑞

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凡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寳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寳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寳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復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寳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近辭也者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下云王之元舅凡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傳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箋云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名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音義餞賤淺反沈祖見反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食也郿亡悲反又亡冀反地名屬扶風今為縣語魚據反重直

用反解音蟹疆居良反峙如字本又作時直紀反疏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名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之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俗本峙作時者誤也傳正義曰郿地名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言信行則往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圖爾居往近王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以有先祖之靈故

時者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為申伯故往江漢言于
周受命是為名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還南
者以言還者迴反之辭故云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
也蓋王先在岐得名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
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于謝而後適
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
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糇糧
式用釋言文遄速釋詁文治中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
理申國之四境疆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
爭訟也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
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
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
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
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
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

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特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乃命之既命正定其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傳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内皆喜曰

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傳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云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音義番音波嘽吐丹反賁音奔樂音洛翰恊句音寒徧音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此言申伯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番番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徒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騁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為民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歎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為表憲而法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唯我為汝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番番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故為勇武貌箋云威武義亦同也又

以申伯為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總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不馳曲禮文箋正義曰周逆是徧之義故為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新為之君故遞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不同傳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為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為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箋云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

申伯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音義揉本亦作柔汝又反又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疏正義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總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作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自强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

贈送一字別箋正義曰易稱橈木為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橈之使善是為順之義言橈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傳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為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箋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彊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音

義烝之丞反衆也中張仲反疏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伏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傳烝衆物事則法彛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音

義彝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智樂音洛惡烏路反假音格注同疏正義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為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為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興之傳正義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為事箋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己則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性為五性情為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

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内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為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六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之别出已情為怒則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内相依以為彼此之異故分之為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為君也若然物以同

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不以為惡但識鑒不同謂為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為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傳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箋正義曰監視假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為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大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為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

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崇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大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為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為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成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為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箋云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

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音義道音導解佳賣反本又作懈下文匪解同疏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唯可以為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于為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是遵法而行之在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為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羣臣奉行王命由於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興周室傳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為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恒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懈怠於其職

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云不解於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為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為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傳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

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音義辟音壁出納並如字納亦作內音同猴音侯應應對之應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命此仲山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先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為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我字為異餘同箋正義曰我之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為汝汝施汝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于王室者發舉由心施行在力令盡心力使為至忠也傳正義曰上

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令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箋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為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傳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

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音義否音鄙惡也注同舊方九反王同云不也莫音暮疏正義曰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識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箋云柔猶濡毳也剛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維

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音義茹音汝又如庶反廣雅云食也濡如朱反一音如宛反毳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彊其良反下同或其丈反矜古頑反疏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啓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敢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為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

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我吉甫自我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傳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音義輶餘久反又音由鮮息淺反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豉反衮古本反冕服名疏正義曰毛以為人亦有俗諺之常言德之

在人此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袞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為匹愛為惜為異餘同箋正義曰輶輕釋言文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故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為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正義曰愛隱釋言文箋正義曰愛者恡惜之言故為

惜也惜其無助則為歎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者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為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袞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袞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袞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為尊故覲禮謂袞冕為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袞為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袞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正義曰袞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袞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為乘輿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

之祭也懷私為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音義捷在接反軷步葛反道祭也鏘七羊反本亦作將同逼本亦作偪彼側反隘於懈反菑側其反臨菑地名疏正義曰既言在内佐王又説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

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正陳車騎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四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餞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朓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言高大者或苦於從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勤樂於事也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軷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外傳而經破之云懷私為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為和箋破和為私以申傳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

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為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承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世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鏘鏘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傳騤騤猶

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求懷以慰其心傳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音義騤求龜反喈音皆

疏正義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秉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秉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性情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

葢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傳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遄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于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者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此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箋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云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

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音義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奕然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翼騷素刀反動也祚徂路反疏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

亦是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為賜也三章言諸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旣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總之箋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為鎮故知梁山為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其篇為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無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

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
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
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
君是也又辨韓國興滅之由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
滅諸國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
國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
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
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
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
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出
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
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
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
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
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
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驗為適庶

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曾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騐之文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荅之年故進之於上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

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伯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傳戎大虔固共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傳庭直也箋云戎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音義甸毛徒遍反鄭繩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角反明貌韓詩作晫音義皆同解音懈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榦古旦反辟音壁君也為于偽反楨音貞

疏正義曰毛

以為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旁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者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職也當夙起夜臥非有懈怠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略也鄭以甸為丘甸之甸我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云甸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旁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以其命之使榦

不庭方入言因以其伯故知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北治水也箋正義曰以其言甸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遺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旁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山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為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俱為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而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

修臣職奉貢賦也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丘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傳正義曰戎大庋固共執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箋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强故易傳也傳正義曰庭直釋詁文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傳修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

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
鞃淺幭鞗革金厄傳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錯衡
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
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蠋也箋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
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
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鉤膺
樊纓也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

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音義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一本黑上有書曰二字璆其樛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玲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綏本亦作緌毛如誰反鄭音雖簟徒點反茀音弗錯七洛反雜也沈采故反舄音昔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皮去毛曰鞹鞃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軚胡肱反又作苰同幭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蔑同鞗音條鞗革謂轡也厄於革反蠋音蜀爾雅作蠋蠋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蠶沈音畫王為之為于偽反朝直遥反藩方袁反本作蕃同樊步丹反搤於革反一本作厄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

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革爲車之蔽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舄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鞃於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鞗皮爲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爲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爲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爲小環纏搤之以此爲異餘同傳正義曰禮稱廣修皆謂長爲修故修爲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彊大是張爲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爲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

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
箋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
四時通名覲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駮異義
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
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
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
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
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
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
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
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
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
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
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
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
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

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礿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省闕春祭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壁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即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為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

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
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
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
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
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雖得
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
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為美事故先言以顯
之也傳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為旂司常文綏大綏
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
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
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
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
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為表章是也說文云鞹
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
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鞹為軾中葢相傳為然言
鞹者葢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幭

字禮記作幦周禮作禖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犬禖豻禖皆以有毛之皮為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為幭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為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幭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為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前授綏而云拖諸幦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軨軨即軾傍之立木此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别君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弁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

采章也茀者車之蔽蕈者席之名言蕈茀正是用席為
蔽而知漆蕈以為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
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
以漆為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為之此車禫
所乘也禫將即吉尚以漆席為茀明吉車之等漆之也
鉤膺樊纓者以膺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
膺者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
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為之
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案釋言云氂罽也郭璞云氂
音貍舍人曰氂謂毛也罽胡人續羊毛而作然則罽者
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
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
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鍚人既如此則馬之鏤
鍚施鏤於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
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
鏤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鍚指此

文也案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蟲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祀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及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

路車傳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籩豆有且侯氏燕胥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音義居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殽戶交反本亦作肴同炰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卑滅反蔌音速筍字或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蒻音弱膾古外反且子餘反又七敘反胥思徐反又思呂反疏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

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于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殽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炰之鼈與可膾鮮魚也其蔌菜之物維有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將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箋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

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傳正義曰殽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為葅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餗為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葅是葅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箋正義曰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烝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煑曰炰然則炰與烝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烝然則炰與烝以火熟之謂蒸煑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

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説筍蒲菹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餞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殽其蔌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且多貌者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胥皆釋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

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籩豆且然榮其多言行者以多為榮故言有且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傳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傳里邑也箋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傳祁祁徐靚也如雲

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音義取七喻反本亦作娶下注同汾符云反蹶居衛反蕨直例反梨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黎比莒君號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娣大計反妻之女弟為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巨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

疏正義曰毛以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倫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

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為居汾水之王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為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為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箋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為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合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

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偏引之也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别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傳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為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為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諸言可以兼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為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同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傳姞蹶父姓也箋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傳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寛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慶既令居韓姞燕譽箋云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

婦道有顯譽音義為韓之為于僞反注同姞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佶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吏反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麀音憂噳愚甫反本亦作麌同熊音雄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虦猫虦音仕版反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於遍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疏傳正義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姞故知姞是蹶父之姓也箋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傳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

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傳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絶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絶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獻其貔皮赤豹黄羆傳貔猛獸也

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音義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桓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令力呈反玁本亦作獫音險允如字本亦作狁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壑火各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貔本亦作豼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

疏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者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為一州侯伯既治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為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為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為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

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
定其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
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
之賢而王命得人也箋正義曰溥大釋詁文燕禮所以
安賓故燕為安也此言溥猶生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
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侯先祖亦居此城
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衆民共築而完之據
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字也定
本亦無太字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邘晉應韓
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
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
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
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總領之故
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
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
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

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内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内故知於周禮為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臯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内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貊為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亦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知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為撫謂撫柔之也箋正義曰以韓侯先祖嘗為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猶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為

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以其伯謂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為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為侯伯也不知何時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為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

幷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伯之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總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隷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幷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彊故知為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傳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即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箋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

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修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𢦤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修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為之不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為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傳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縠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箋云召公召穆公也名虎音義江漢二水名 疏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召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傳浮浮衆彊皃滔滔廣大皃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傳鋪病也箋云車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日出戎車建旟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

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音義滔吐刀反浦音普夷行之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于偽反下主為同竟音境本亦作境同鋪普吳反徐音孚

疏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皆叛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彊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已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曰此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旟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傳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彊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彊大也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衆

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箋正義曰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是至大别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别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無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别有廵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絶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

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正義曰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痡音義同箋正義曰鳥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而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為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弢故將戰乃建之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傳洸洸武貌

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音義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

傳張戀反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遽疏正義曰上章既言臨鄭注玉藻云以車馬給使爭爭鬭之爭

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令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令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令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

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傳召虎召穆公也箋云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

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音義滸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疚音救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兵操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疏又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躁躁音早報反分符問反疏正義曰既言淮夷平定此之水厓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之土令之修理

土田使偏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寛以禮所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正義曰滸水涯釋水文疚病釋詁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為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匪疚匪棘其事非一故以為二事非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為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説是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説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

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蹶之為已蹙矣何休云蹶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蹶之也鄭言急蹶意出於彼本或作慘蹙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蹶切之公羊為蹶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依此疚棘為次耳于往也者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本

武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傳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傳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

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音義 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户旦反又音寒徧音遍下同爽音釋為于偽反下為虎為其同肇音兆

疏 正義曰韓詩云長也祉音恥福也大謙之大音泰 毛以為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為楨榦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為者乃召公之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

為營宣為徧戎為汝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徇音義同毛既以旬為徧則宣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奭是召虎故辨之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令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徧旬不宜亦訓為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傳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為識解之疾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

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秬鬯黒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名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傳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箋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

已**音義**釐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勑亮反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疏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名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既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長壽而已

傳正義曰釐賜釋詁文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煑合而

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煑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曰卣器也築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

箋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賜之鬯酒令之祭

祀是使偏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傳正義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業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畿内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

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傳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王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音義休許虯反聞音問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

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箋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詁文作為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思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箋云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音義繹音亦騷素刀反徐音蕭

疏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修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

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説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

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音義赫火百反字又作爀大祖之大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二章注同警音景掠音亮疏正義曰毛以為今有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

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大師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肅之既以戒勑之以此為異餘同

傳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大祖謂於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大師謂命此皇父為大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大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大師皇父在大祖之下則於大祖之廟始命以為大師其實皆在大祖之廟並命之故大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大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大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大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

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大師三公之名復言大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須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敬之言警也者箋以戒為戒勑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

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

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勑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音義陳如字徐直覲反行户剛反列也浦音普涯也說文云水濵也為之之

為于偽反下為其同將子匠反下同疏為上命將元正義曰毛以

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内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令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列而為行稱王之命戒勑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涯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内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為此官始命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桼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涯水邊也説文

云浦水濱也則浦涯一物故云浦涯也箋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内史之事周禮内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内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勑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强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正義曰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慰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

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别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

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箋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音義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遲反繹音亦鄭作驛音同謂傳驛也驗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徒旦反解音懈傳張戀反恐

丘勇反下同霆音庭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戒勑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有嚴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未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傳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

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況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敖遊繼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繹陳騷動皆釋詁文箋正義曰此說單己動發故以為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言繹騷則騷由此驛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敖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傳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虜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

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傳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音義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闞呼減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一音噉虓火交反虎怒貌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敷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濆符云反鄭大防也仍如字本或作扔音同勃步忽反降戶江反截才結反斷端亂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淮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

使人治彼淮浦之旁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丘云濆大防李巡曰濆謂涯岸狀如墳墓是濆為涯也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為人虜獲是屈服也箋正義曰以其臨陳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也敦訓為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臣為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閑暇有

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傳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音義嘽吐丹反摯音至閒音閑緜如字韓詩作民民同度待洛反疏正義曰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言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閒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戰則不可禦止如川

之流逝其行之時緜緜然安靜不行㬥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傳正義曰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為一此别言如故為二事也箋正義曰此皆以傳大畧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傳正義曰緜緜舒緩之意故為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詁文箋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

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别非一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彊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傳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傳来王庭也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箋云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音義陳直刃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

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晏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鄭唯以猶為尚為異傳正義曰猶謀釋詁文箋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音義卬音仰此及召

旻二篇幽王疏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之變大雅也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箋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傳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箋云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

瘳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為罟瘳愈也箋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音義昊戶老反塡音塵下篇同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蟊本又作蟊音牟屆音界罟音古瘳勑留反卒尊忽反

疏正義曰言己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為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愛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令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者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

民如蟊賊之蟲病害於禾稼然為此殘酷無有常又無有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經施行不復收斂為此殺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安傳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罔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詁云塵久也古書塡與塵同故以為久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為政不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為目乃覆說不愛之狀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正義曰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彛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為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愈亦

止也箋正義曰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蟊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為自誤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箋云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傳收拘收也說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傳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音義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說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哲音喆本亦作喆知音智王申毛如字疏正義曰上八句言王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之也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存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

慮則國亂由陰陽不等動静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殊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寕𨑳無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静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傳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

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音義懿於其反注同沈又如字梟古堯反㛐音似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魚據反疏箋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㛐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㛐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傳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箋正義曰以舌動而為言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傳忮害忒變

也箋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

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緑之玄黄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

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

其為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音義鞫居六反忮之豉反忒他得反譖本又作僭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賈音古注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反無與之與音預紘獲耕反耒力對反昕音欣奉芳勇反下同種章勇反戾力計反燥也食音嗣單音丹繭古顯反服與之與音餘褘音輝副首飾褘是褘衣少詩照反繅素刀反本亦作繰同盆蒲門反紝女金反而與之與音預朝直遥反下朝廷同

疏正義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為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為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為可痛傷也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

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紝干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傳正義曰忮者以心忮格前人為之患害故以忮為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為變之義也箋正義曰鞫窮釋言文讒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為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詩之通訓伎人似智姦人亂德皆自以為善此刺褒姒自以為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不信所以至亡而不改也傳正義曰休息釋詁文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為事故引禮記以證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芓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為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冕

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蔮服副褘則人君耕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袞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下天子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秉耒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其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總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公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蠶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蠶書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宮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

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乃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墻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如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

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内宰云仲春詔后
率外内命婦治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
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
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凉脆采之風戾之使
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溼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
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
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為説若天子則
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
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獻以繭是夫人之事主
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褘者彼注云副褘王
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
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褘也少
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
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
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
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

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箋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傳類善殄盡瘁病也箋云弔至也王之為

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音義 舍音捨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寄反弔如字又音的瘁似醉反

疏 正義曰鄭唯以介狄別解餘皆同傳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為福也毛讀狄為逖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箋正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亟前為勢故

何在神上天者羣神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
别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
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
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
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修德
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彼甲夷狄來侵
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為王所怨故知反與我
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不肯從邪故為王
所怨傳正義曰類善殄盡瘁病皆釋詁文箋正義曰弔
至釋詁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
所致以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
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傳優渥也箋
云優寛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寛謂但以災異譴

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傳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音義渥於角反譴棄戰反離力智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言天剌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為寬幾為近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箋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

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寛也傳正義曰幾危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箋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上寛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愛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藐藐大貌鞏固也箋云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

位者微箴之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箋云式用也後謂子孫也音義觱音必沸音弗觱沸泉出貌檻胡覽反徐音下斬反藐亡角反鞏九勇反箴之林反

疏正義曰言觱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濆涌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愁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箴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王位無喪邦國也箋正義曰檻泉正出涌出釋水文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傳正義曰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箋正義曰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

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文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箋云閔病也音義召時照反旻密巾反下同疏正義曰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之旻天自由天之閔下以旻為天名此敘轉為閔箋訓為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作者指言旻天為此故也先王佐

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爲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我居圉卒荒傳圉垂也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音義瘨都田反沈又音殄又音田令力呈反一本作令故民圉魚呂反竟音境本疏正義曰言比旻天之王者其爲政教乃急疾亦作境而行此威虐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

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箋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為斥王旻天亦斥王也故箋即言幽王之為政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以幽王文總二事是經之二天皆斥王也小旻云旻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為上天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蟊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旻之文連數於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為異者以二句相連疾與篤為類則威為酷刑罰喪為亂亡賦税也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急而且重也但以言疾則為行之理已著言篤直是厚而近為行之理未彰故又言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

言天降以配而成句也其實天與旻天俱斥王耳箋又總解暴虐喪亂之事正謂重賦斂病中國以饑饉令盡流移也傳正義曰圉垂釋詁文箋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虐政故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内爭相讒惡

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傳椓夭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椓皆奄人

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毁隂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音義訌戸工反徐云鄭音工爭爭闘之爭惡烏路反椓丁角反共音恭注皆同潰戸對反適音聿一音述奄如字王又作閹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邪似嗟反疏正義曰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此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諂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蟊賊之害禾稼然又内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椓毁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正義曰訌潰釋言文箋正義曰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人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訌言内則蟊賊為外故云衆

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為害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衆殘酷之人為之音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傳正義曰傳意亦以椓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天是椓天謂天殺椓謂椓破天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潰潰昏亂之意故為亂也靖謀釋詁文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得夷為平謂平殄而滅之箋正義曰解名此人為昏椓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也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椓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閎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閽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閽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

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閽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閽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門明亦奄人也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云囿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囿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閽人是閽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刖墨刖皆亦為閽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閽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囿則用刖也宮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閽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笫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

因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已

皐皐訿訿曽不知其玷傳皐皐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箋云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曽不知大道之缺**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傳貶隊也箋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音義**皐音羔爾雅云刺素食也訿音紫爾雅云莫供職也

玷丁箪反寙音庾裴駰云病也説文云嬾也一本又作衆業如字一音五答反眨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疏正義曰上言小人為謀將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臯臯然志識頑鈍而不知治道訿訿然在公寙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為宜王政已壞曽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眨退言其畢微與諸侯無異也傳正義曰釋訓云臯臯琄琄刺素食也舍人曰臯臯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為寙不供其職也説文云寙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常卧室故字從穴音眠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傳潰遂也苴水中浮草

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箋云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音義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棲音西謂棲息也苴七如反槁口老反相息亮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彼水上棲止逐流之浮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苴言其枯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止言其必將亂也後犬戎殺王是此言之信鄭唯以潰為彙棲苴謂樹上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

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彚如易泰卦拔茅以彚之字彚是茂盛之貌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彚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彚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彚故連茂言之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愜故以為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國亂曰潰邑亂曰叛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為國亂之意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傳今則病賢也箋云

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兄茲也引長也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音義疚音救病也字或作宄粺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蘭末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銤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舂為八斗音子沃反疏正義曰毛以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所

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得進故又責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粺之小人由汝當路以病賢者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益此亂之事使更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鄭唯彼疏斯粺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疏今食精粺言其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況為賜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況為滋滋又為益引長釋詁文箋正義曰以疏對粺則麤於粺也麤於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粺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椓之黨食精也職況斯引職訓之為主茲此引長言主為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

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繫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故為疏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由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傳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從中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箋云

溥徧也今時徧有此内外之害矣乃玆復主大此為亂之害是不烖王之身乎責王也烖謂見誅伐音義頻舊本作濱鄭音頻又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頻今濱則頻是古濱字與音餘溥音普烖音災徧音遍下同

疏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人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内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内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内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内外無賢之害矣而在位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大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

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以池竭喻外無賢臣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妃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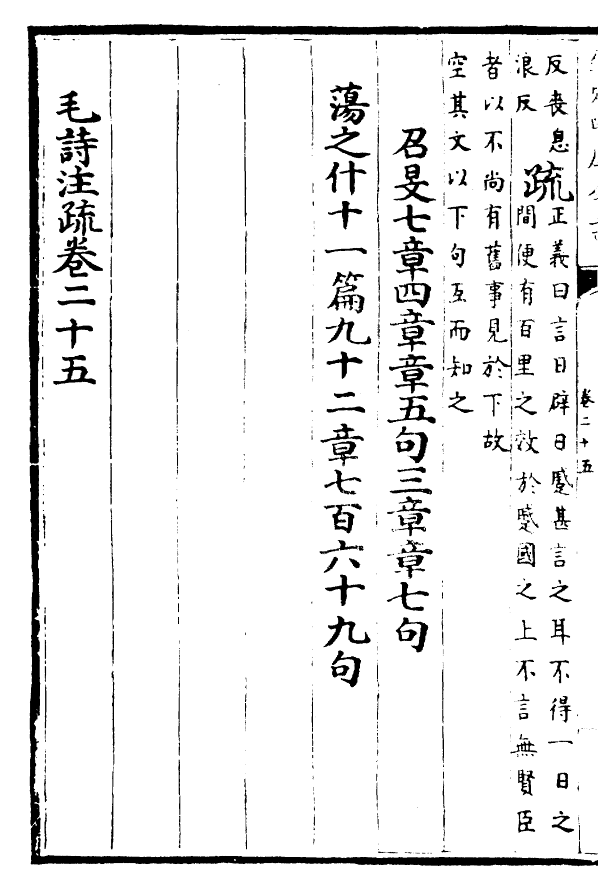
傳辟開蹙促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

臣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箋云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音義

辟音闢蹙子六



反喪息浪反 疏正義曰言日辟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效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五

毛詩注疏卷二十五考證

蕩章覃及鬼方疏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臣敏中按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羌也

抑序疏武公者僖公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嚴粲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謂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為三十六年恐誤臣光型按史記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

二年鬻侯卒武公即位五十五年卒據楚語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是即位時年當四十餘也周宣王以鬻侯二十八年立而鬻侯在位四十二年是武公即位當以宣王十六年也

有覺德行○覺禮記緇衣作梏

質爾人行○鹽鐵論作諸爾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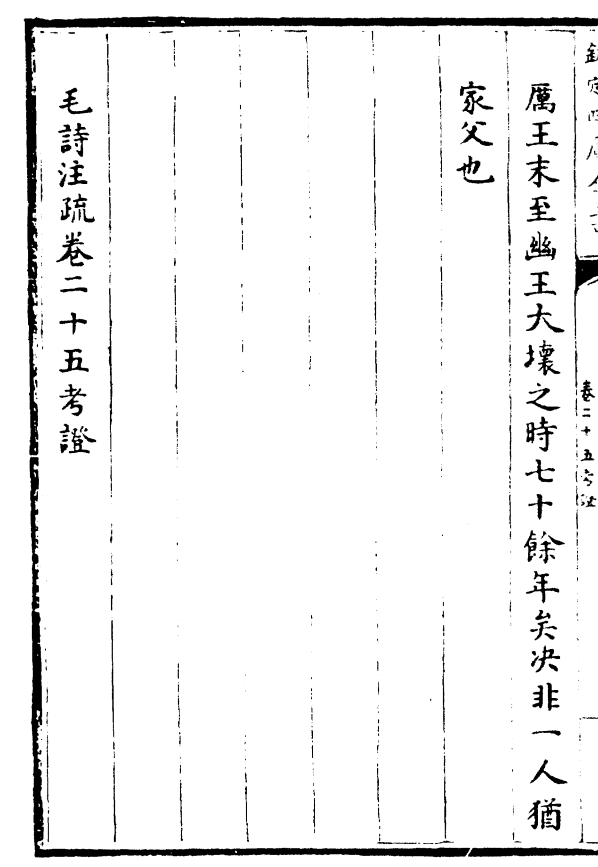
桑柔章國步斯頻○頻說文作矉訓云恨張目也

雲漢章滌滌山川○滌滌說文作蔋蔋訓草旱盡也

崧高章維申及甫箋申申伯也甫甫侯也○困學紀聞云甫即吕也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吕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吕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吕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吕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吕漢之宛縣也

常武章鋪敦淮濆○說文作敦彼淮濆

瞻卬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



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

家父也

毛詩注疏卷二十五考證

謹案第十三頁前三行疏若衆庶几人之爲此愚

刊本凡訛几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疏几在南扉用筵諸本几訛

凡據特牲禮改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疏由君爲善則民善之釋文

義之字疑衍

第二十八頁後八行疏畢公入爲司馬是也刊本

入訛亦據尚書注及毛本改

第三十九頁後四行傳牲牲衆多也刊本衆訛泉據監本改

第四十七頁後三行疏七十六年諸本十訛年據史記改

第四十八頁前五行箋曽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諸本誠訛神據疏文改

第五十一頁後七行疏天則非已之親刊本親訛視今改

第五十二頁前四行經旱既太甚刋本大訛太下

同今并改

第八十八頁後六行傳宣王平大亂刋本王訛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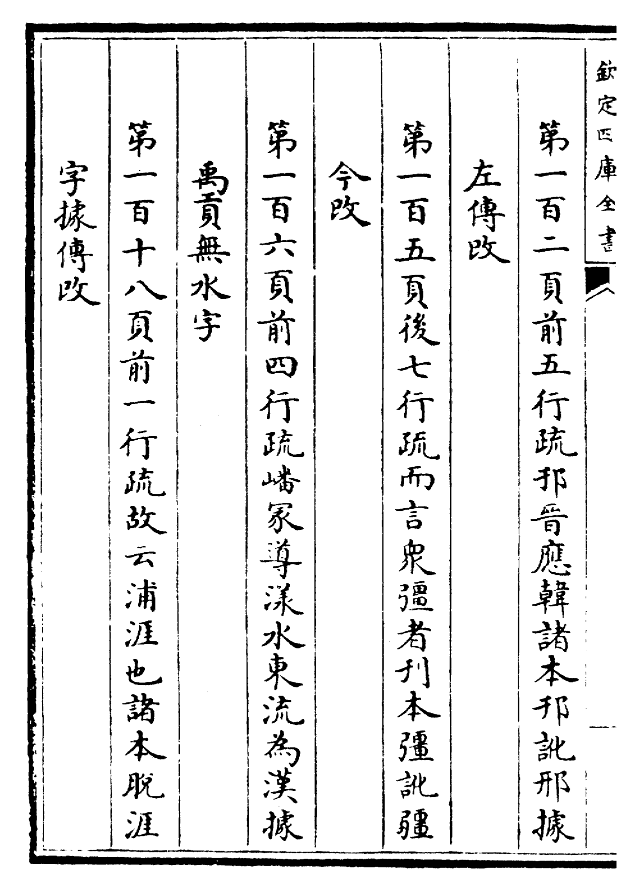
據毛本改

第八十九頁前二行箋韓侯受王命為侯伯諸本

侯伯訛諸侯據疏改

第九十頁後八行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刋本

常訛當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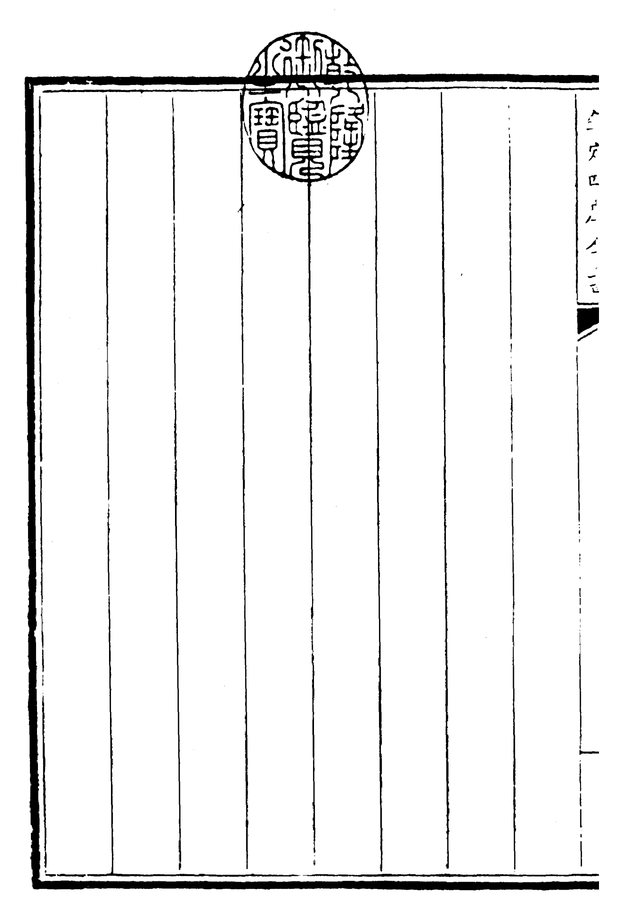


第一百二頁前五行疏邘晉應韓諸本邘訛邢據
左傳改
第一百五頁後七行疏而言衆彊者刋本彊訛疆
令改
第一百六頁前四行疏嶓冢導漾水東流為漢據
禹貢無水字
第一百十八頁前一行疏故云浦涯也諸本脫涯
字據傳改

第一百三十一頁前八行疏天何以責王也刊本責訛貴今改

第一百三十九頁前二行傳兄玆也諸本兄訛況據經文改

第一百四十一頁前六行箋言有如者諸本者訛昔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許洛